

刘正刚

主编

历史文献

与传统文化

陈乐素



【第十九辑】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  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暨南  
文库

# 历史文献 与传统文化

【第十九辑】

刘正刚 主编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  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. 第十九辑 / 刘正刚主编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4.11  
ISBN 978-7-5668-1150-9

I . ①历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文集 IV . ① 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4 ) 第 209583 号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

---

地 址: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 总编室 ( 8620 ) 85221601

营销部 ( 8620 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 邮购 )

传 真: ( 8620 ) 85221583 ( 办公室 ) 85223774 ( 营销部 )

邮 编: 510630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---

排 版: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尚诚图文快印服务部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1.25

字 数: 535 千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

---

定 价: 52.00 元

---

(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)

天王舟楫浮南海  
大將旌旗仆北風  
義重君臣終死節  
時來胡虜亦成功  
身為左衽皆劉豫  
志復中原有謝公  
人众勝天非一日  
西湖雲掩鄴王宮

文史兼容  
群英汇聚  
历任名家治所  
成就岭表人文重镇

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  
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

安平秋

2014.6.28.

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手迹

暨南文史重鎮

宋史研究標杆

祝賀暨南大學中國文化  
史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

蔣述卓  
二〇一〇年七月八日

傳揚文  
繼往開來

文化史籍研究所建立卅周年  
誌賀 甲午六月 陸大祥





# 目 录

南北朝交聘使节史事系年汇证（萧梁之部） .....	赵灿鹏	（1）
《文选》以后的文章学选本 .....	毛庆著	（25）
广州何仙姑信仰习俗的历史考察 .....	刘正刚 郭文字	（34）
方大琮年谱（上） .....	欧 梅 张其凡	（57）
论“甬上四先生”的政治构想和教育实践 .....	范立舟	（78）
元代文艺女性研究之一		
——才女篇 .....	屈文军	（101）
黄佐历史观刍议 .....	陈广恩 梁 艳	（121）
明末复社的诗文创作探析		
——以张溥、张采、陈子龙、吴应箕为主 .....	曾 肖	（141）
儒耶交融与明清思想史变局		
——张星曜之《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》研究 .....	陈焕强 吴 青	（161）
明清戏曲名目中的科举文化内蕴 .....	杨 骥 程国赋	（179）
清初名家集外诗文辑考 .....	陆勇强	（198）
惠州先贤著述之整理及诗文集之遗存考述 .....	罗志欢 戴程志	（223）
越南使臣李文馥在华交游考述 .....	杨大卫 陈文源	（237）
马礼逊教育会的创立及其主要活动 .....	陈才俊	（258）
澳门史研究的新史料新视角与《华友西报》 .....	叶 农	（274）
澳门钜商高可宁先生小传（上） .....	赵利峰	（291）
《史记》述要 .....	张玉春	（312）
后 记 .....		（331）



# 南北朝交聘使节史事系年汇证（萧梁之部）

赵灿鹏

在南北朝（420—589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，南北双方使节频繁的交流往来，是中古历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，也是这一时期政治、文化史的重要内容。清代以来的学者，对此已经作过较为广泛的研究。其中较为重要的论著有以下几种：

（1）清代著名史家赵翼撰《廿二史札记》（王树民校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），其中有一节《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》（卷一四，第294~297页），是较早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。

（2）清朱铭盘撰《宋齐梁陈会要》（顾吉辰等点校，分为《南朝宋会要》、《南朝齐会要》、《南朝梁会要》、《南朝陈会要》四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—1986年），每朝都有《嘉礼·交聘》一节，根据历代正史记载，将南北交聘活动的记录作了较为详细的摘录。

（3）周一良著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77~279页），其中《〈梁书〉札记》部分，有“《酉阳杂俎》记魏使入梁事”一条，以唐人《酉阳杂俎》中魏、梁通使的记录，与南北朝时期的正史文献进行参证。

（4）黎虎著《汉唐外交制度史》（兰州：兰州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）中编“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”，也较多地涉及了南北朝时期的外交使节交聘活动。

此外，关于南北朝时期的遣使制度、外交政策、礼制仪式、地理路线、相关文学活动与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，还有一些论文值得参看。<sup>①</sup>

总的来说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，还缺少这样一篇作品，将南北朝时期的使节交聘活动记录，进行全面完整的钩稽整理。这无疑是推动本专题研究深入进行的基础工作。

清朱铭盘撰《宋齐梁陈会要》，本来最适合承担这样的学术功能，但朱氏所作有较为严重的不足。除条目重出、史实差讹、疏于考证之外<sup>②</sup>，其缺陷还在于史料取材范围的狭窄。根据笔者的观感，朱氏使用《南史》最多，其他几部南朝正史也有使用，但不充分；而北朝几部正史，则似乎并不曾使用。

有鉴于此，笔者在朱铭盘《宋齐梁陈会要》的基础上，详参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及其他文献，以系年汇校合证的方式，希望将这一时期使节交聘活动的记载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，

<sup>①</sup> 比较重要的有：梁满仓：《南北朝通使刍议》，《北朝研究》，1990年上半年刊；张承宗：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，1994年第4期；王友敏：《南北朝交聘礼仪考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，1996年第3期；周健、李福莲：《南北边贸及聘使对佛教交流的作用》，《许昌师专学报》，1996年第2期；陈金凤：《北周外交略论》，《北朝研究》，1999年第1期；秦冬梅：《略论北朝遣使制度》，《青海民族研究》，2003年第2期；蔡宗宪：《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，2005年第4期；胡大雷：《外交场景中的南北朝诗人诗作》，麦永雄主编：《东方丛刊》，2008年第4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。

<sup>②</sup> 如齐永明元年八月壬申、十月丙寅、魏、齐交聘事，《南朝齐会要》重出（第113~114页）；梁大同七年十二月壬寅，东魏使聘梁，《南朝梁会要》日期误作丙寅（第114页）。

以作学者研究的参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凡是南北朝战争进程中的通使，以及附庸政权如后梁、萧庄与北朝的聘使活动，概不列入。这项研究工作的难度很大，因为南北朝时期几部正史，在唐宋时期就已有不同程度的残缺，留存至今的相关记录并不完整。而且，由于笔者的时间与学识都很不足，其中必定有相当多的错误疏漏，希望能够获得方家的批评教正。

清人钱仪吉撰《三国晋南北朝会要》，其《三国志会要》五卷已成未刻，《晋会要》、《南北朝会要》未成稿。<sup>①</sup>朱铭盘拟纂二晋及南北八朝会要，其《北朝会要》未成。<sup>②</sup>20世纪30年代初，王仲荦先生亦有志补编《两晋会要》、《南北朝会要》，以朱氏已作而辍手。<sup>③</sup>20世纪80年代，缪钺先生组织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，主持编纂《北朝会要》，书稿于1989年完成，约200万字<sup>④</sup>，迄未整理出版，据闻成稿颇多散佚，甚为可惜。今草此稿，后来学者纂订南北朝会要，其《嘉礼·交聘》一节，或将有所取材焉。

由于篇幅关系，这里刊布的是萧梁时期与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交聘之部。

### 梁普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（520）

#### ● 是年，魏使刘善明聘梁。

魏遣使者刘善明来聘，始复通好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《梁纪》普通元年）按：《梁书》卷三四《张缵传》：魏使刘善明诣梁与张缵相见，“缵时年二十三”。张缵卒于梁太清三年（549），年五十一，可以推知生于齐永元元年（499），与刘善明会见似当在普通二年（521）。此处姑从《资治通鉴》。<sup>⑤</sup>

普通初，魏始连和，使刘善明来聘，敕使中书舍人朱异接之，预燕者皆归化北人。善明负其才气，酒酣谓异曰：“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？”异对曰：“异所以得接宾宴者，乃分职是司。二国通和，所敦亲好；若以才辩相尚，则不容见使。”善明乃曰：“王锡、张缵，北间所闻，云何可见？”异具启，敕即使于南苑设宴，锡与张缵、朱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论经史，兼以嘲谑，锡、缵随方酬对，无所稽疑，未尝访彼一事，善明甚相叹挹。佗日谓异曰：“一日见二贤，实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为国！”（《梁书》卷二一《王锡传》）

普通初，魏遣彭城人刘善明诣京师请和，求识缵。缵时年二十三，善明见而嗟服。（《梁书》卷三四《张缵传》）

缵与琅邪王锡齐名。普通初，魏使彭城人刘善明通和，求识缵与锡。缵时年二十三，善明见而嗟服。（《南史》卷五六《张缵传》）

普通初，魏始连和，使刘善明来聘，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。善明彭城旧族，气调甚高，负其才气，酒酣谓异曰：“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？”异曰：“异所以得接宾宴，乃分职是司，若以才辩相尚，则不容见使。”善明乃曰：“王锡、张缵，北间所闻，云何可见？”异具启闻，敕即使南苑设宴，锡与张缵、朱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论经史，兼以嘲谑。锡、

① 梁启超著，夏晓虹等校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新校本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346页。

② 方继孝：《王云五往来书函珍藏的故事》之四《丁文江奉求商馆为乡贤出版未刊著作》，方继孝：《碎锦零笺》，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46页。

③ 方其军：《王仲荦》，诸焕灿主编：《姚江名人：近现代编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32页。

④ 缪钺：《缪钺自传》，郑青等主编：《四川省社会科学手册》，成都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601页。缪钺：《博学于文，文藻秀出》，张岱年、邓九平主编：《云梦生涯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93页。

⑤ 参见吴光兴：《萧纲萧绎年谱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89页。

缙随方酬对，无所稽疑，善明甚相叹挹。他日谓异曰：“一日见二贤，实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为国。”引宴之日，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坐后，言则书之。（《南史》卷二三《王锡传》）

### 梁中大通元年 魏永安二年（529）

- 是年，魏使阴道方、王晖聘梁，中道追还。

永安二年，诏道方与仪曹郎中王元旭使于萧衍。至南兖州，有诏追还。（《魏书》卷五二《阴仲达传》附《阴道方传》）按：《北史》卷二四《王宪传》附《王晖传》：“晖，字元旭……”

魏永安初，第二兄晖聘梁……（《北史》卷二四《王宪传》附《王晞传》，《北齐书》卷三一《王晞传》同）

### 年月不详（魏末）

- 梁使聘魏。

子升前为中书郎，尝诣梁客馆受国书，自以不修容止，谓人曰：“诗章易作，遁峭难为。”文襄馆客元瑾曰：“诸人当贺。”推子升合陈辞。子升久恹恹，乃推陆操焉。（《北史》卷八三《文苑·温子升传》，《魏书》卷八五《文苑·温子升传》略同）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北史》校勘记：……此处文意不明，李慈铭云：“‘文襄’下有脱文，《魏书》亦同。”《魏书》校勘记：按何事当贺，叙述不明，疑“文襄”下有脱文。

### 梁大同二年 东魏天平三年 西魏大统二年（536）

- 十二月壬申，东魏使聘梁。

十二月壬申，魏请通和，诏许之。（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）

十二月壬申，与东魏通和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

先是，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，衍资送和，令申意于齐献武王，求通交好，王志绥边远，乃请许之。（《魏书》卷九八《岛夷萧衍传》）

### 梁大同三年 东魏天平四年 西魏大统三年（537）

- 七月甲辰，东魏使李谐、卢元明、李邺（一作李业兴）聘梁，七月癸卯至。

先是，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。秋七月甲辰，遣兼散骑常侍李谐、兼吏部郎中卢元明、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邺使于萧衍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

秋七月甲辰，遣兼散骑常侍李谐聘于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秋七月癸卯，魏遣使来聘。（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）

秋七月……癸卯，东魏人来聘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

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，以吏部郎卢元明、通直侍郎李业兴副之。……秋七月，谐等至建康……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七《梁纪》大同三年）

天平中，兼吏部郎中，副李谐使萧衍，南人称之。（《魏书》卷四七《卢玄传》附《卢元明传》，《北史》卷三〇《卢元明传》略同）

天平末，魏欲与梁和好，朝议将以崔陵使主。陵曰：“文采与识，陵不推李谐；口颊颀颀，谐乃大胜。”于是以谐兼常侍，卢元明兼吏部郎，李业兴兼通直常侍聘焉。梁武使朱异覘客，异言谐、元明之美。谐等见，及出，梁武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朕今日遇勅敌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，此等何处来？”谓异曰：“过卿所谈。”是时邺下言风流者，以谐及陇西李神儁、范阳卢元明、北海王元景、弘农杨遵彦、清河崔瞻为首。初通梁国，妙简行人，神儁位已高，故谐等五人继踵，而遵彦遇疾道还，竟不行。既南北通好，务以俊义相矜，衔命接客，必尽一时之选，无才地者不得与焉。梁使每入，邺下为之倾动，贵胜子弟盛饰聚观，礼赠优渥，馆门成市。宴日，齐文襄使左右覘之，宾司一言制胜，文襄为之拊掌。魏使至梁，亦如梁使至魏，梁武亲与谈说，甚相爱重。（《北史》卷四三《李谐传》）

东魏遣李谐、卢元明使于梁，梁武帝以拗辞令可观，令兼中书侍郎，受币于宾馆。（《周书》卷四二《萧勃传》，《北史》卷二九《萧勃传》同）

胥有口辩，大同中，常兼主客郎，对接北使。（《梁书》卷四八《儒林·范缜传》附《范胥传》，《南史》卷五七《范缜传》附《范胥传》略同）

萧衍求通和好，朝廷盛选行人，以谐兼散骑常侍，为聘使主。谐至石头，萧衍遣其主客郎范胥当接。谐问胥曰：“主客在郎官几时？”胥答曰：“我本训胄虎门，适复今任。”谐言：“国子博士不应左转为郎。”胥答曰：“特为应接远宾，故权兼耳。”谐言：“屈己济务，诚得事宜。由我一介行人，令卿左转。”胥答曰：“自顾菲薄，不足对扬盛美，岂敢言屈。”胥问曰：“今犹尚暖，北间当小寒于此？”谐答曰：“地居阴阳之正，寒暑适时，不知多少。”胥曰：“所访邺下，岂是测影之地？”谐答曰：“皆是皇居帝里，相去不远，可得统而言之。”胥曰：“洛阳既称盛美，何事迁邺？”谐答曰：“不常厥邑，于兹五邦，王者无外，所在关河，复何所怪？”胥曰：“殷人否危，故迁相耿，贵朝何为而迁？”谐答：“圣人藏往知来，相时而动，何必俟于隆替？”胥曰：“金陵王气，兆于先代，黄旗紫盖，本出东南，君临万邦，故宜在此。”谐答曰：“帝王符命，岂得与中国比隆？紫盖黄旗，终于入洛，无乃自害也？有口之说，乃是俳谐，亦何足道！”萧衍亲问谐曰：“魏朝人士，德行四科之徒，凡有几人？”谐对曰：“本朝多士，义等如林，文武贤才，布在列位，四科之美，非无其人，庸短造次，无以备启。”衍曰：“武王有乱臣十人，魏虽人物之盛，岂得顿如卿言？”谐曰：“愚谓周称十人，本举佐命，至于‘济济多士’，实是文王之诗。皇朝廊庙之才，足与周人有竞。”衍曰：“若尔，文足标异、武有冠绝者，便可指陈。”谐曰：“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经武，左右皇极，画一九州岛，悬衡四海。录尚书汝阳王元叔昭、尚书令元世儁，宗室之秀，绾政朝端。左仆射司马子如、右仆射高隆之，并时誉民英，勳力匡辅。侍中高岳、侍中孙腾，勋贤忠亮，宣赞王猷。自余才美，不可具悉。”衍曰：“故宜辅弼幼主，永固基业，深不可言。”江南称其才辩。（《魏书》卷六五《李平传》附《李谐传》）

四年，与兼散骑常侍李谐、兼吏部郎卢元明使萧衍。衍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曰：“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？”业兴曰：“委粟是圆丘，非南郊。”异曰：“北间郊、丘异所，是用郑义。我此中用王义。”业兴曰：“然，洛京郊、丘之处专用郑解。”异曰：“若然，女子逆降傍亲，亦从郑以不？”业兴曰：“此之一事，亦不专从。若卿此间用王义，除禫应用二十五月，何以王俭《丧礼》禫用二十七月也？”异遂不答。业兴曰：“我昨见明堂，四柱方屋，都无五九之室，当是裴颀所制。明堂上圆下方，裴唯除室耳。今此上不圆何也？”异曰：“圆方之说，经典无文，何怪于方？”业兴曰：“圆方之言，出处甚明，卿自

不见。见卿录梁主《孝经义》亦云上圆下方，卿言岂非自相矛盾！”异曰：“若然，圆方竟出何经？”业兴曰：“出《孝经援神契》。”异曰：“纬候之书，何用信也！”业兴曰：“卿若不信，灵威仰、叶光纪之类，经典亦无出者，卿复信不？”异不答。萧衍亲问业兴曰：“闻卿善于经义，儒、玄之中何所通达？”业兴曰：“少为书生，止读五典，至于深义，不辨通释。”衍问：“《诗·周南》，王者之风，系之周公；《邵南》，仁贤之风，系之邵公。何名为系？”业兴对曰：“郑注《仪礼》云：昔大王、王季居于岐阳，躬行《邵南》之教，以兴王业。及文王行今《周南》之教以受命。作邑于鄆，分其故地，属之二公。名为系。”衍又问：“若是故地，应自统摄，何由分封二公？”业兴曰：“文王为诸侯之时所化之本国，今既登九五之尊，不可复守诸侯之地，故分封二公。”衍又问：“乾卦初称‘潜龙’，二称‘见龙’，至五‘飞龙’。初可名为虎。”问意小乖。业兴对：“学识肤浅，不足仰酬。”衍又问：“《尚书》‘正月上日受终文祖’，此是何正？”业兴对：“此是夏正月。”衍言：“何以得知？”业兴曰：“案《尚书中候·运行篇》云‘日月营始’，故知夏正。”衍又问：“尧时以何月为正？”业兴对：“自尧以上，书典不载，实所不知。”衍又云：“‘寅宾出日’，即是正月。‘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’，即是二月。此出《尧典》，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？”业兴对：“虽三正不同，言时节者，皆据夏时正月。《周礼》：仲春二月，会男女之无夫家者。虽自周书，月亦夏时。尧之日月，亦当如此。但所见不深，无以辨析明问。”衍又曰：“礼，原壤之母死，孔子助其沐椁。原壤叩木而歌曰：‘久矣夫，予之不托于音也。狸首之班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’孔子圣人，而与原壤为友？”业兴对：“孔子即自解，言亲者不失其为亲，故者不失其为故。”又问：“原壤何处人？”业兴对曰：“郑注云：原壤，孔子幼少之旧故。是鲁人。”衍又问：“孔子圣人，所存必可法。原壤不孝，有逆人伦，何以存故旧之小节，废不孝之大罪？”业兴对曰：“原壤所行，事自彰著。幼少之交，非是今始，既无大故，何容弃之？孔子深敦故旧之义，于理无失。”衍又问：“孔子圣人，何以书原壤之事，垂法万代？”业兴对曰：“此是后人所录，非孔子自制。犹合葬于防，如此之类，《礼记》之中，动有百数。”衍又问：“《易》曰太极，是有无？”业兴对：“所传太极是有，素不玄学，何敢辄酬。”（《魏书》卷八四《儒林·李业兴传》，《北史》卷八一《儒林上·李业兴传》略同）

先是，南北初和，李谐、卢元明首通使命，二人才器，并为邻国所重。（《北史》卷五六《魏收传》，《魏书》卷一〇四《自序》、《北齐书》卷三七《魏收传》略同）按：《隋书》卷三三《经籍志二》载《李谐行记》一卷。

除起部郎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梁。梁尚书羊侃，魏之叛人也，与斐旧故，欲召斐至宅，三致书，斐不答。梁人曰：“羊来已久，经贵朝迁革，李、卢亦诣宅相见，卿何致难？”斐曰：“柳下惠则可，吾不可。”（《北史》卷四七《阳斐传》）

润州长命洲，梁武放生处。后魏使李谐来聘，武帝问曰：“彼国亦放生否？”谐曰：“不取亦不放。”帝大惭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九引《郡国志》）

……帝因忌其能，出之。（刘显）后为云麾邵陵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魏使李谐至闻之，恨不相识，叹曰：“梁德衰矣。善人国之纪也，而出之，无乃不可乎。”（《南史》卷五〇《刘显传》）

（李谐）除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。至梁，遣主客范胥迎接。胥问曰：“今犹可暖，北间

当少寒于此？”谐答曰：“地居阴阳之正，寒暑适时，不知多少。”胥曰：“所访邻<sup>①</sup>下，岂是侧<sup>②</sup>景之地？”谐曰：“是皇居帝里，相去不远，可得统而言之。”胥曰：“洛阳既称盛美，何事迁邳？”谐曰：“不常厥邑，于兹五迁，王者无外，所在关河，复何怪？”胥曰：“殷人毁厄，故迁相圯耿，贵朝何为而迁？”谐曰：“圣人藏往知来，相时而动，何必候于隆替？”胥曰：“金陵王气，肇于先代，黄旗紫盖，本出东南，君临万邦，故宜在此。”谐曰：“帝王符命，岂得与中国比隆？紫盖黄旗，终于入洛。”胥默而无答。江南士子，莫不嗟尚。事毕，江浦赋诗曰：“帝献二仪合，黄华千里清。边笳城上响，寒月浦中明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三《李谐》引《谈薮》）

北齐卢元明聘于梁，其妻乘车送至河滨，忽闻水有香气异常，顾见水神涌出波中，牛乃惊奔，曳车入河，其妻溺死。兄子十住尚幼，与同载，投下获免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九六《卢元明》引《北史》）按：卢元明东魏使，此处“北齐”误书。又此条似不见于今通行本李延寿撰《北史》。

● 九月，梁使张皋、刘孝仪、崔晓聘东魏，十二月甲寅至。

九月，使兼散骑常侍张皋聘于东魏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

十有二月甲寅，萧衍遣使朝贡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

十二月甲寅，梁人来聘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十一月……司农张乐皋等聘于东魏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七《梁纪》大同三年）胡三省注：“‘司农’之下，恐有脱字。”按：《资治通鉴》作十一月，疑误。又“张乐皋”，“乐”字衍。

四年冬，衍遣其散骑常侍张皋、通直常侍刘孝仪、通直常侍崔晓朝贡。（《魏书》卷九八《岛夷萧衍传》）按：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：“（梁大同四年）秋七月……戊辰，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于东魏。”系于次年。然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三引梁刘孝仪《北使还与永丰侯书》：“足践寒地，身犯朔风。暮宿客亭，晨炊谒舍。飘飘辛苦，迨届毡乡。”知刘孝仪使北时当冬季，疑《南史》误记。

大同三年，迁中书郎，以公事左迁安西咨议参军，兼散骑常侍。使魏还，复除中书郎。（《梁书》卷四一《刘潜传》）按：刘潜字孝仪。

时梁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聘，诏昕兼正员郎，迎于境上。（《北史》卷四三《邢昕传》，《魏书》卷八五《文苑·邢昕传》同）

天平中，被征兼主客郎，接萧衍使张皋等。（《魏书》卷六九《崔休传》附《崔长谦传》）

梁使至，常令让之摄主客郎。（《北史》卷三八《裴让之传》，《北齐书》卷三五《裴让之传》同）按：《北齐书·裴让之传》“常”作“帝”。

梁使张皋写（温）子升文笔，传于江外。梁武称之曰：“曹植、陆机，复生于北土。恨我辞人，数穷百六。”（《北史》卷八三《文苑·温子升传》，《魏书》卷八五《文苑·温子升传》略同）

世宗入朝，景安随从在邳。于时江南款附，朝贡相寻，景安妙闲驰骋，雅有容则，每

① “邻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太平广记》作“邳”，是。

② “侧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太平广记》作“测”，是。

梁使至，恒令与斛律光、皮景和等对客骑射，见者称善。世宗嗣事……（《北齐书》卷四一《元景安传》，《北史》卷五三《元景安传》略同）按：《北史》卷六《齐本纪上》：“世宗文襄皇帝讳澄……（天平）三年，入辅朝政……”此天平三年以后事，姑系于此。

景安妙闲驰骋，有容则，每梁使至，恒与斛律光、皮景和等对客骑射，见者称善。

……子约……长八尺余，姿神僂异，潜观梁使刘孝仪，宾从见者骇目。（《北史》卷二四《崔儵传》附《崔子约传》）

天平已后，萧衍使人还往，经历究城，前后州将以（毕）义僂兄弟善营鲑膳，器物鲜华，常兼长史，接宴宾客。（《魏书》卷六一《毕众敬传》）

足践寒地，身犯朔风。暮宿客亭，晨炊谒舍。飘飘辛苦，迨届毡乡。杂种覃化，颇慕中国。兵传李绪之法，楼拟卫律所治。而毳幕难淹，酪浆易饘。王程有限，时及<sup>①</sup>玉关。射鹿胡奴，乃共归国。刻龙汉节，还持入塞。马衔苜蓿，嘶立故墟；人获蒲萄，种归旧里。稚子出迎，善邻相劳。倦握蟹螯，亟覆虾碗。未改<sup>②</sup>朱颜，略多自醉。用此终日，亦以自娱。（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三引梁刘孝仪《北使还与永丰侯书》，又见《初学记》卷二〇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七九）

#### 梁大同四年 东魏元象元年 西魏大统四年（538）

- 二月丙辰，东魏使郑伯猷、宇文忠之聘梁，五月甲戌至。

二月……丙辰，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使于萧衍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

二月丙辰，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聘于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五月甲戌，魏遣使来聘。（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）

夏五月甲戌，东魏人来聘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

五月甲戌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来聘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八《梁纪》大同四年）

元象初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郑伯猷使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〇《宇文忠之传》，《魏书》卷八一《宇文忠之传》同）

元象初，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于萧衍。前后使人，萧衍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。伯猷之行，衍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相接。议者以此贬之。（《魏书》卷五六《郑羲传》附《郑伯猷传》，《北史》卷三五《郑羲传》附《郑伯猷传》略同）

- 七月戊辰，梁使刘孝仪聘魏。

秋七月……戊辰，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于东魏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按：刘孝仪使北当在大同三年，疑《南史》误记。参见上年。

冬十月……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八《梁纪》大同四年）

- 十月，梁使聘东魏。

冬十月，萧衍遣使朝贡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

冬十月，梁人来聘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① “及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七九作“反”。

② “未改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七九作“每取”。



● 十一月庚寅，东魏使李同轨、陆操聘梁。

十有一月庚寅，遣陆操使于萧衍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：《北史》卷五“十一月”作“十二月”。按：本年十一月丙辰朔，无“庚寅”，十二月丙戌朔，庚寅是五日，似《北史》是。但这里若本是“十二月”，则下文不应又出“十二月甲辰”。且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》大同四年（即东魏元象元年五三八）记“十一月乙亥，魏使来聘”。乙亥是二十日。岂有十二月遣使，十一月已抵梁朝之理。则《北史》作“十一月”也有可疑，今不改。按：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大同五年：“冬十一月乙亥，魏遣使来聘”。《魏书》校勘记误作大同四年。

十二月庚寅，遣陆操聘于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兴和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萧衍。衍深耽释学，遂集名僧于其爱敬、同泰二寺，讲《涅槃大品经》，引同轨预席，衍兼遣其臣并共观听。同轨论难久之，道俗咸以为善。（《魏书》卷三六《李顺传》附《李同轨传》，《魏书》卷八四《儒林·李同轨传》、《北史》卷三三《李义深传》附《李同轨传》略同）按：李同轨、陆操聘梁在东魏元象元年，此处云“兴和中”，疑误。

操仕魏，兼散骑常侍聘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二八《陆侯传》附《陆操传》）

魏使李同轨、陆操聘梁，入乐游苑西门内青油幕下。梁主备三仗，乘舆从南门入，操等东面再拜，梁主北入林光殿。未几，引台使入。梁主坐皂帐，南面。诸宾及群官俱坐定，遣（中）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，具有辞答。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，流杯池中行酒。具进梁主者，题曰御杯，自余各题官姓之杯，至前者即饮。又图象旧事，令随流而转，始至讫于座罢，首尾不绝也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一《礼异》）

魏使陆操至梁，梁王坐小舆，使再拜，遣中书舍人殷灵宣旨劳问。至重云殿，引升殿，梁主著菩萨衣，北面，太子以下皆菩萨衣，侍卫如法。操西向以次立，其人悉西厢东面。一道人赞礼，佛词凡有三卷，其赞第三卷中，称为魏主、魏相高，并南北二境士女。礼佛讫，台使与其群臣俱再拜矣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三《贝编》）

梁正旦，使北使乘车至阙下，入端门。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，次曰应门，门下有一大画鼓。次曰太阳门，左有高楼，悬一大钟，门右有朝堂，门辟，左右亦有二大画鼓。北使入门，击钟磬，至马道北、悬钟内道西北立。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，击磬，道东北面立。其钟悬外东西厢，皆有陛臣。马道南、近道东有茹昆仑客，道西近道有高句丽、百济客，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。位定，梁主从东堂中出，云斋在外宿，故不由上合来，击钟鼓，乘舆警蹕，侍从升东阶，南面幄内坐。幄是绿油天皂裙，甚高，用绳系着四柱，凭黑漆曲几。坐定，梁诸臣从西门入，着具服、博山远游冠，纓末以翠羽、真珠为饰，双双佩带剑，黑乌。初入，二人在前导引，次二人并行，次一人擎牙箱、班剑箱，别二十人具省服，从者百余人。至宣城王前数步，北面有重席为位，再拜，便次出，引王公登，献玉，梁主不为兴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一《礼异》）

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、辟恶散、却鬼丸三种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一《礼异》）

梁大同五年 东魏元象二年（十一月改兴和元年） 西魏大统五年（539）

● 六月丁酉，梁使沈山卿、刘研聘东魏。

六月丁酉，萧衍遣使朝贡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

六月……丁酉，梁人来聘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（元象）二年夏，又遣散骑常侍沈山卿、通直常侍刘研朝贡。（《魏书》卷九八《岛夷萧衍传》）

元象中，（崔肇师）数以中舍人接梁使。（《北齐书》卷二三《崔陵传》附《崔肇师传》）

● 八月壬辰，东魏使王昕、魏收聘梁，十一月乙亥至。

八月壬辰，兼散骑常侍王元景、兼通直散骑常侍魏收使于萧衍。（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纪》）按：《北史》卷二四《王昕传》：“昕字元景……”

秋八月壬辰，遣兼散骑常侍王元景聘于梁。（《北史》卷五《魏本纪五》）

冬十一月乙亥，魏遣使来聘。（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）

冬十一月乙亥，东魏人来聘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

十一月乙亥，东魏使散骑常侍王元景、魏收来聘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八《梁纪》大同五年）

收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王昕聘梁。昕风流文辩，收辞藻富逸，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。先是，南北初和，李谐、卢元明首通使命，二人才器，并为邻国所重。至此，梁主称曰：“卢、李命世，王、魏中兴，未知后来，复何如耳。”收在馆，遂买吴婢入馆；其部下有买婢者，收亦唤取，遍行奸秽。梁朝馆司，皆为之获罪。人称其才，而鄙其行。在途作《聘游赋》，辞甚美盛。使还，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昕、收，不能如志，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、收于其台，久之得释。……自魏、梁和好，书下纸每云：“想彼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。”梁后使其书乃去“彼”字，自称犹著“此”，欲示无外之意。收定报书云：“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。”梁人复书，依以为体。……收先副王昕使梁，不相协睦。（《北史》卷五六《魏收传》，《魏书》卷一〇四《自序》、《北齐书》卷三七《魏收传》略同）

元象元年，兼散骑常侍，聘梁，魏收为副，并为朝廷所重。使还，高隆之求货不得，讽宪台劾昕、收在江东大将商人市易，并坐禁止。齐文襄营救之。（《北史》卷二四《王昕传》）按：王昕、魏收聘梁在元象二年，疑此处“元年”误书。

王元景使梁，刘孝绰送之泣下，元景无泪，谢曰：“卿勿怪我，别后当阑干。”（《绀珠集》卷三、《类说》卷五三引《谈薮》）

及收聘梁，过徐州，悛备刺史鹵簿而送之，使人相闻魏曰：“勿怪仪卫多，稽古之力也。”收报曰：“白崔徐州，建义之勋，何稽古之有！”悛自以门阀素高，特不平此言。收乘宿憾，故以挫之。（《北齐书》卷二三《崔陵传》，《北史》卷二四《崔暹传》附《崔陵传》略同）

于时与梁和，妙简聘使，即与魏收及从子子明被征入朝。当时文人，皆即之下，但不持威仪，名高难副，朝廷不令出境。南人曾问宾司：“邢子才故应是北间第一才士，何为不作聘使？”答云：“子才文辞实无所愧，但官位已高，恐非复行限。”南人曰：“郑伯猷，护军犹得将命，国子祭酒何为不可？”即既不行，复请还故郡。（《北史》卷四三《邢劭传》）

● 十二月，梁使柳豹、刘景彦聘东魏，次年三月乙卯至。

十二月，使兼散骑常侍柳豹聘于东魏。（《南史》卷七《梁本纪中》）